8年海上流动办学，为渔民子弟开启知识大门

陵水曾有一所“浪尖上的小学”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林晓君

孩子们在大渔船上学习。（摄于1973年）

师生帮渔民补网。（摄于1972年）

十余名年龄在6至12岁的学生，把木凳子当成书桌，手握着铅笔，聚精会神地盯着前方的黑板。在学生们中间，一名年轻的女教师握着教具认真地为学生们讲解……这些人们熟悉的学习场景并不是发生在普通的教室，而是在渔船的甲板上。

眼前这张黑白照片，拍摄于上世纪70年代，它所记录下的，是当时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海上渔民流动小学（以下简称流动小学）上课的场景。这所创办于1969年的流动小学，最多时曾有超过200名渔家子弟在此接受教育，而在这所“浪尖上”的学校存在的8年时间里，究竟为多少孩子推开知识的大门已经很难考证。

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疍家人逐渐告别以船为家的传统生活方式，流动小学也早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。但这所特殊的学校和那段“浪花尖上设课堂”的岁月却永远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。

流动渔民小学的孩子放学回家。（摄于1972年）

趣味课堂 老师摇船接学生

“这个就是我。”看着照片，今年已经59岁的郭桂荣颇为激动，原本腼腆的她，话匣子一下打开了。照片中的郭桂荣，那年12岁，身着白衬衫，系着红领巾，剪着一头清爽的短发，眉宇间满是朝气。

1969年，陵水新村公社的海鹰大队和海燕、海鸥等大队一起，成立了一所海上小学——新村海上流动小学。与父母长年以海为家的疍家女孩郭桂荣便是这所学校的第一届学生。

据清光绪《崖州志》记载，“疍民，男女罕事农桑，惟辑麻为网罟，以鱼为生。子孙世守其业，税办渔课。”而生活在新村公社的绝大多数渔民都是疍家人。

“快快过来，读书了！”郭桂荣说，即便多年过去了，对老师站在船上招手，召集大家一起上课的场景仍记忆犹新。学生们从小在海上生活，水性好，上课时会自己划着小舟就过来了。但大多时候，是老师驾着舢板，迎着风浪到各艘渔船接学生，又驶回课堂所在的大渔船上课。

整个新村公社超过一百条渔船上，分散着数百名学生。由于学校情况特殊，当时的流动小学只开设了语文、算术、唱歌和常识这四门课程。其中唱歌课最受学生欢迎，“1971年，学校的钟盛桥老师创作了一首校歌，大家感觉很好听，也容易上口，师生们全都会唱。”原流动小学教师冯玉莲说。

除了唱歌，流动小学还有一门很特别的课程——常识课。这门课的教材是老师们一起编写的，俗称乡土教材，它被印刻在蜡纸上，结合了渔民的生活特点，传授如何捕鱼、如何分辨鱼的种类、如何识别海上气象情况等。通过学习，学生普遍掌握了识别鱼类、灯光作业等渔业基本知识。

每年六月，是南海鲳鱼渔汛时节。一天，流动小学学生梁亚福爬上了三丈多高的桅杆顶观察鱼群，从海面颜色的变化中发现了密集的鲳鱼。生产队根据梁亚福的消息，及时组织围网，当天捕获了近万斤鲳鱼。而梁亚福观渔的知识，便是他从流动小学课堂上学到的。

课堂上所传授的知识，除了能运用在捕鱼中，还救了渔民们的命。据郭桂荣回忆，过去曾有一名渔民小学的学生在闲暇时发现云层中有龙卷风迹象，急忙去通知其他人员将船驶回港，成功避免了一场灾难。

因地制宜 克服困难办学堂

今年年过六旬的黄继明在流动小学创办时，当上了“群师”。“我之前是渔民，出海打了6年鱼，生产队挑选有文化的渔民当群众老师，便挑中了我。”他说。

流动小学里，大部分的师生与黄继明一样，是世代居住在渔船上的疍家人。上世纪60年代，虽已有部分人搬上陆地定居，但据统计，海鹰、海燕、海鸥等渔业大队，仍有6000余人在海上生活。

“全家人都随船出海去，孩子没法送到岸上的学校读书，如果不解决下一代的入学问题，渔民的子女也将成为新的文盲。”时任流动小学校长的李朝相说。

一日，当地干部与有声望的老渔民一起坐在渔船的桅灯下，紧锁着眉头，为渔民后代的上学问题而发愁。一夜商讨的结果是，大家决心要办一所海上小学，让渔民的孩子也有读书的机会。

一所学校，老师是关键。老师从哪里来？流动小学办学委员会开始四处“招兵买马”，然而对于长年生活在陆地上的人来说，换到渔船上生活，除了正常的教学外，还要克服晕船，并与渔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最终，只有3名教师报名。

李朝相回忆，第一次与渔民一起出海打渔时乘坐的帆船吨位很小，在海上颠簸得厉害，自己晕船呕吐，三天三夜下来，无法进食，直到渔船在清澜港靠岸后，他才组织孩子们上课。

而另一名女教师冯玉莲说，自己克服最大的困难是，适应了在船上睡觉与上厕所，“渔船船体小，船上的人都并排睡在甲板或者船舱里，只要有人走动，我就会醒来。而船上没有厕所，在船尾部挂的一块毯子，就算是厕所了，有时大家在甲板上吃饭，而有人在船尾如厕，过了很久，自己才适应。”

3名老师担负不起200余名学生的教学工作，办学委员会又想出了新的办法。他们在各个渔业大队中抽调像黄继明那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渔民，当孩子们的“群师”。

黄继明告诉记者，在那个年代，渔民每天打渔能领到30元工资，而当“群师”不但没有工资，还会占用劳动后的业余时间，“除了打渔干工，一空闲，我们就给孩子们上课。”

有了老师，课堂设在哪？“船上没有课桌，我们就用装水的木桶、洗脸的木桶倒过来当课桌。没有黑板，我们用水柜壁、船插当黑板。”黄继明说，由于船上空间小，常用的课桌板凳搬至船上会占用很大的空间，师生们便一起动手，因地制宜制作了可折叠的课桌，课堂结束，将它收起，“那时候办学条件艰苦，但大家都铆足干劲。”

在教学方法上，海上流动小学为适应疍家渔民耕海牧渔的迁徙式捕捞方法，采取灵活的教学形式。渔船回港时上岸学习，出海作业时在海上学习，渔业生产旺季，学校就随船出海。

学校还根据渔区实际，建立了新的教学制度，学校不分寒暑假，每周不固定休息日，“渔业生产大忙少上课，平时正常上课，淡季和回港挤时间多上课。”黄继明告诉记者。

浪尖岁月 海上求学永难忘

“如果没有流动小学，我现在还是文盲。”与郭桂荣同班的林阿花也是流动小学的第一届学生。林阿花说，那时父母忙于捕鱼，需要自己照顾年幼的弟弟，所以对于上学这件事，父母是不支持的。

“是我自己想读！很渴望去读书。”林阿花打趣地说，因为不能将弟弟独自一人留在船上，所以每次上课自己都是背上弟弟去的，“每次听到老师叫去上课，我就很高兴，但父母一听到，就会在一旁拉黑了脸。”

林阿花在海上流动小学读了3年，直至全家搬上岸。她说，得益于在流动小学的学习生活，“我能识字，还会写自己的名字，到县城办事很方便。如果不是流动小学给我们读书的机会，肯定融不进现在的社会了。”

而另一名学生梁石花要幸运一些。那时候，一些渔民仍有“女孩子读书白花钱”“读书不读书，都是要拉网”的落后想法，梁石花因哥哥在流动小学中担任“群师”，便一直被家里人督促去上学。她说，因为有了知识，自己现在在经营鱼排时，才能参考书籍与网络中的养殖知识。

时光荏苒，寄托着海上人家对知识渴望的流动小学，在海上坚持办学8年后，因疍家人逐渐上岸而搬上陆地。据黄继明介绍，流动小学上岸初期，新村渔民俱乐部将地方腾出，作为学校教室。1986年9月，新村海上渔民流动小学更名为新村镇渔民小学。

今年8月，记者与海上流动小学的校友们再次回到他们的母校。渔民小学现任校长王谨珠说，虽然现在已不在海上办学，但学校中绝大部分学生仍生活在渔民家庭。

王瑾珠指着身后一栋三层高的宿舍楼告诉记者，在新村大部分家庭里，家长出海捕鱼，孩子与爷爷奶奶在岸上生活，都是名副其实的留守儿童。等身后这座宿舍建好，孩子们就可以寄宿在学校中，能更好地接受教育。

采访结束时已是傍晚时分，夕阳撒满归途，林阿花、梁石花和郭桂荣又唱起了当年的海上流动小学校歌：“红日东升照南海，流动小学办起来。学校就在渔船上，渔民子弟上学来。”